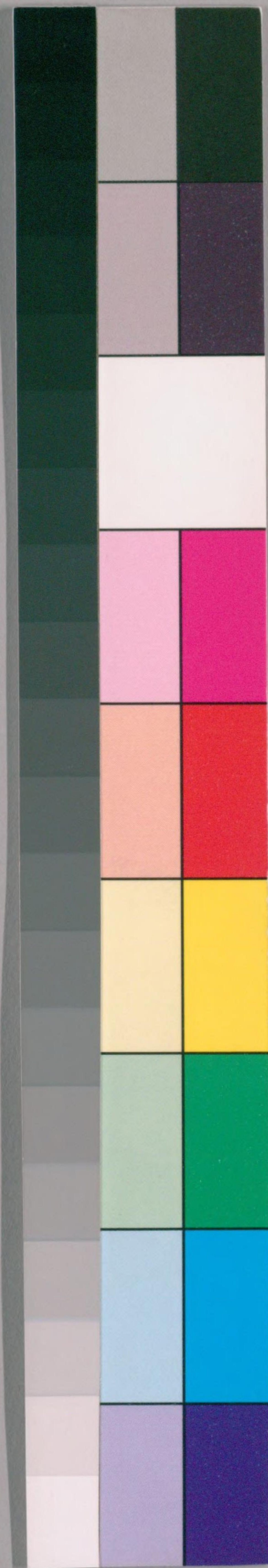


看
聞
日
記

九 嘉
吉
三
月 年



看
聞
日
記

九 嘉
吉
三
月 年

看聞日記

嘉吉三年九月



内裏炎上、南方逆徒謀反事、在此卷、雖不委細大概記之、

九月一日、晴、吉兆幸甚々々、祝着如例、宰相入道、源宰相、兵部卿、有俊朝臣、重賢朝臣、伊成、經秀、照善候、一獻了、男共南御方へ參、又有孟酌、其後打碁、今夜御香宮祭礼如例、

大宮司職事、禁裏へ以狀申入、付兵部卿重賢朝臣爲使、雖可披露之由申于今未落居管領へ嚴密可被仰由申入、

二日、終日雨降、順事、愚番寂手也、一獻如例、宰相入道、源宰相、持經朝臣、重賢朝臣、伊成、經秀等候、實益朝臣參、對面、先日御經進御返事被申、上藤參來、一獻座敷へ召、祖候、若公三条御移事、不可有其儀、烏丸ニ暫可有御座云々、彼妖物種々異形遮眼之間、女中悉烏丸移住、陰陽寮被占、於于今御歸住不可然之由、一同ニ申、仍御所新造治定之由被語、入夜一獻畢、上藤退出、順事、無爲結願珍重也、抑強力女繪、窪田採色出來、照善執進、神妙ニ採色了自愛、自去年誂之、于今遲々、謹責進之、

嘉吉三年九月

一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三日、雨降、前攝政哥合秋冬部自内裏被下、妙心寺入來、明旦等持寺へ被請、
念可罷出之間、今夜是ニ可留之由奉、心靜雜談碁打、

四日、雨降、妙心寺早旦被歸、抑千秋民部少輔參、大宮司職如元可執沙汰
之由、今朝管領召仰、自禁裏被仰出奉書拜見畏入、重可被下補任之由
申、落居珍重禁裏へ此由申入、重可仰之由返事了、則以重賢朝臣、兵部
卿ニ此子細令申、禁中祓候之間則披露、御返事之趣參申、昨日傳奏ニ
被仰出、被下奉書可申之由申、則宰相典侍奉書給、管領へ聽以使者令
申、御返事之旨大宮司職事競望之輩申旨、于今不觸耳、千秋さてハ當
知行ニてかけり、而御年貢不執沙汰之条不可然、如此申入之由被仰
て、御年貢可有御催促之由、傳奏之返事申、此上者落居目出之由被仰
下、依勅定早速、落居珍重喜悅無極、聊勸盃退出、此御返事又明日可申
入也、兩三年未落居、心勞之處安堵、併神慮時剋到來、大慶無極、岡殿御
訴訟も、以傳奏典厩ニ被仰、文書拜見申、何様相尋、御返事可申入之由

申云々、定可落居歟、旁珍重也、康富參、讀書如例、無文談、晝大風吹、所々
聊吹破、永親參、兵部卿申旨、管領傳奏ニ申、以前萩兩人ニ被成令旨被
召返、千秋ニ重可被下補任也、萩地下を押置之間、年貢難沙汰之由申、
此由傳奏申、念令旨可被召返之由申、此條難義也、定不可返進歟、其上
任料且致沙汰了、被返遣てこそ令旨も可被召返ニ、其儀不可事行之
間難儀之由返事了、重賢朝臣傳奏へ遣て、早速申沙汰、喜悅之由令申、
返事管領申旨同前也、

五日、晴、禁裏獻書狀、大宮司職事、依仰早速落居異存之由申入、付兵部卿
進之、有勅報、千秋參、先遣定直、委細未進事去々、亂世之間、一向可有
御免也、去年之分二万疋可沙汰之由申、本道藪卿御管領之間、二万疋之土
貢也、仍半分可沙汰云々、藪卿万疋也、更々二万疋、非土貢之由雖令問
答、前々知行之時二万疋之間、可爲其分之由固申、當年々貢も二万疋
可沙汰之由申、藪卿被返付者、如元四百貫可沙汰云々、去々年未進一

向御免不可然之由、再三問答之間、万疋可沙汰申、其外ハ御免、去年彼是未進分三万疋治定了、當年分二万疋都合五万疋、來霜月しはすニ可致沙汰之由捧請文、無力此分治定了、重令旨之御礼ハ聊も不可沙汰之由申、先度補任料沙汰之上者、今度不可有其儀云々、藪卿月宛雖大切、二万疋不沙汰上ハ、明年可返付也、當年ハ、可知行也、近日沙汰ハ更々不可叶之由申間計會也、竹園定直初て打碁、定直負、則所課進捶有盃酌、源宰相、隆富朝臣、重賢朝臣、伊成、經秀、明盛、定直等候、新續古今校合了、御手箱返進、哥共切出、又被入詞等多被直、書寫本ニ書入了、大方殿菱二合、瑞春院一合進之、

六日、晴、以重賢朝臣兵部卿ニ千秋問答之様、請文等令見、先度令旨召返事ハ、旁有難儀之子細之間、萩ニ不能令申之由、且可披露之由令申、返事心得申云々、具侍者參、一昨日大風、伏見以外吹、大光明寺惣門顛倒、松原大木共廿本計吹倒、指月之牆小家等吹破、散々式云々、寶嚴院も

吹破、當年境内損亡希代事也、洪水出云々、菊弟參、竹園、有俊朝臣、有樂、依公方事久無合奏、和漢婚姻繪自内裏被召之間進之、強力女繪採色、同入見參、

七日、晴、季春參、竹園箏彈有樂、有俊朝臣候、予不出座、季春吹笛、初て聽聞、器量也、盤涉調樂七、聊勸盃、伊成有作善事、惣得菴ニ七日之間、看經之由申、自明日伏見へ下暇申、亡母廿五年忌云々、行藏菴參有申事、

八日、晴、菊綿如例、今夜庚申也、竹園守、有俊朝臣、重賢朝臣、政仲候、續哥卅首當座詠之、樂碁等有之、老者至深更休息、若衆曉鐘以後平臥、抑重賢朝臣、今日御香宮參、大光明寺敷地ニ行藏菴下部居住、有限地子出之、而寺家乏、不隨所勘之由申て、無左右檢對、行藏菴更無咎由雖令申、長老以外腹立、寺官を出して家を破却、政所様々申て半分許壞さして、寺官罷歸云々、行藏菴腹立無申計、寺之沙汰無理也、限雜之由歸參語、長老僻事不可説也、

九日、晴、重陽佳節幸甚々々、御節供如例、宰相入道、源宰相、隆富朝臣、持經朝臣、重賢朝臣、松壽丸、永親、經秀、定仲、政仲候、自椎野捶給、一獻重疊、田殿沙汰催促、是之奉書給て、可披露之由、奉行松田、申奉書を可給之由、奉、庭田書進、一獻了菊弟中將、有俊朝臣等參、殊更勸盃、有俊朝臣洞院へ罷遲參、百日樂張行、初日之間先結縁云々、景藤、景音候、樂九、朗詠九首、凡百日九宮大將稽古云々、笛、箏、和琴、音曲、哥、聯、句、數奇之至之由語、四絃和哥稽古如例、隆富朝臣、有俊、朝臣、和哥同詠、隨躰碁百日可打之由存、今日先打初、

十日、晴、御香宮神事無爲、但無相撲猿樂云々、相撲ハ依地下用心止之、有供々云々、御計猿樂他所指合、樂頭不來

十一日、晴、藪前中納言參、對面勸盃、蘇合五帖、宮習秘曲、年内可授申云々、行藏菴參、寺檢斷沙汰事被申、十三夜短尺出題、抑今日飛鳥井中納言入道、右衛門督、雅永朝雅親朝臣、住吉玉津島社參詣、新編古今撰集立願果遂云々、三条

も相伴、後開、三条、不參云々、

十二日、晴、無殊事、蹴鞠宮、教季朝臣、隆富朝臣、持經朝臣、有俊朝臣、重賢朝臣等蹴、此間連々有之、

十三日、晴、今夜名月、無人之間無一座、短尺五十首取重、不及披講、月賞翫如例、宰相入道、源宰相、新三位、隆富朝臣、持經朝臣、有俊朝臣、重賢朝臣、經秀、定仲候、源宰相、明且八幡下向、今曉可奏慶由申、出立如形取整云々、盃酌了、予彈比巴、于時亥、終歟、衣かつき兩三人參、御所中徘徊、常御所參、障子より除、宮、定仲見之、内裏女中歟、自東門退出、與次良直、明欲見行方之處、一条高倉辻邊にて行方見失、更無人、若狐歟之由申、不審也、後ニ尋禁中女房不出、今更御所中徘徊、不思寄云々、無疑野干也、不思儀事也、曉更卯刻、源宰相奏慶、殿上着座如例、末へ被召給盃云々、其後是へ參、自中門昇、行粧見布衣侍一人、如木雜色一人、小雜色四人也、常御所參、殊更勸盃、宰相入道、新三位、持經朝臣、有俊朝臣、重賢朝臣、經秀、定

仲奏慶、一家悉内々相伴繁昌珍重也、普廣院御代籠居、只今出頭昇進等開眉、幸運至也、

十四日、晴、源宰相八幡參、宰相入道、經秀相伴、夜前内裏當座御哥、按察大納言以下候、有一獻云々、御乳人夜部衣かつき事尋、内裏女中參不思寄、其時分一獻之間不可參、局女等も今更不可參入云々、尤不審、一條高倉之角有小社、御所築地外、東北之角、稻荷大明神也、常狐徘徊、其所爲歟、自管領兩使飯尾加賀、松田對馬、庭田へ來、去比天龍寺有沙喝騷動、而椎野自六僧坊勢を數百人、天龍寺へ被遣て被合力、如何様子細哉、椎野殿へ可被尋申之由申、更以不存知、念可尋申之由返答了、仍椎野急々可有御入之由令申、就田殿沙汰寺僧參、且相尋、大勢被遣事ハ虚言、十余人被遣之由申、枝葉之合力也、可有如何様之沙汰哉、六借事也、南御方料所幡州比地御祈代官小河源左衛門望申、以前代官僧無正躰之間、能々被尋給補任、元赤松方之者也、有國之才學、仍望申旨無子細問、無

左右被補了、康富參、有文談、聽衆如例、椎野入來、被騷動ハ自聚景院事起、沙喝等可寄來之由騷動之間、依爲常光國師先師塔頭警固兵士少々遣之条無子細、此外事者不存知之由被申、行藏菴參、所詮行藏居住之寮騷動也、仍兵士事行藏被申之間被遣云々、管領返事之様被評定、自内裏美物三種捶等被下、則賞翫、先夜衣かつきの事、烏丸女中也、公方御座之間被女中乘月徘徊云々、散不審、

十五日、晴、早旦重賢朝臣、奉行松田飯尾兩人ニ椎野御返事罷出令申、依先師塔頭兵士少々被遣之條無子細、其外事ハ無御存知由令申、管領可披露之由申云々、椎野被歸、剛叟和尚參、對面、行藏力者家事無爲落居、長老ニ可被口入之由令申、行藏も對面申談、可籌策之由被申、抑塩津庄公文職事、熊谷三郎右衛門尉別相傳支證入見參、可被下安堵由申、文書明鏡之間重賢朝臣書下令旨、御禮太刀折紙等進之、於塩津庄者不可有違乱之由進狀、今曉山名金吾不詳云々伯耆守護等一家相伴參宮騎



馬三百騎、其外千余人引具、伊勢國司儲用意云々、就之有物言、實儀不
審、智恩院參、放生會天氣快晴、定無爲歟、上卿藤大納言武若小路、參議源宰相、次
將成任、弁俊秀也、

十六日、晴、齊日持齊如例、六條殿兩社神供御影供御等進之、重賢朝臣御
陪膳參、源宰相歸參、放生會無爲、但神人樂人等有訴訟、奉押神幸、至夜
移殿へ渡御、法會至深更曉天還幸云々、遲引以外事云々、有清朝臣參、
今月御祈事、先日申祭料遅々無沙汰之間、可略之由仰、而每年勤仕、先
可執行之由申間、御撫物三御方遣之、岡殿訴訟事、傳奏有斟酌事、守護
へ御使不可進之由申之間、無力延引、岡殿代官罷歸、管領へ申事有異
儀、依其斟酌云々、此間伊勢祭主被改替、其事有儀歟、一夜百首竹園張
行、自亥剋詠初、天明之後詠畢、予不交、宮新三位、隆富朝臣、持經朝臣、經
秀、各百首也、宮へ寅剋詠了、自余天明之間詠了歟、一夜百首初度也、稽
古可然事也、先夜庚申内裏被遊云々、放生會、管領不參、山名物言之間、

祭主改易事管領
不執申、更不存知
由申、中央有謀言、
傳奏周章云々、

大方殿被留云々、但馬國金剛勝院住僧申、金剛經一卷内裏執進、

十七日、晴、自内裏宮御方御返御服一重綾、練、引十帖被進、御祝着也、源宰

相御盃進、八幡御宮筒云々、伊勢祭主事、管領家人譽田子謀言也、父も
不存知之由申、前祭主三条最良之間、腹立以外之沙汰也、不可說、但公
家御沙汰既被捕之上者、不可有輕行之御沙汰云々、

十八日、晴、御靈祭如例、去月延引也、御使物四幅一對大繪持參、君澤筆云
々、相國寺僧ニ令見、非君澤筆、似繪也、如何様能繪之間召留、朱子一段、
小盆四方、瑠璃、等ニ相轉了、山水殊勝繪也、令自愛、

十九日、晴、北野ニ西京地下人有訴訟、閉籠以外騷勤、火事等怖畏之間、御
沙弥來、三井寺衆徒有訴訟、金堂閉籠、聖護院敵方最良之間訴申、使節
老僧八十餘、忽切腹云々、以外嗽訴云々、南都ニも有合戰、筒井沒落云々、
長谷雄峰起歟、方々乱世驚入者也、照善中山法師繪窪田採色出來持
參、不思議之間又返、能々可採色之由仰、

後聞、祭主以謀言
被補、爲向後不可
然之間、前祭主選
補云々、

廿日、雨降、看經如例、行藏參、北野未落居云々、雨中徒然、行藏祓候、随光張行、有盃酌、隆富朝臣、持經朝臣、重賢朝臣、經秀候、行藏續瓶申沙汰及歌舞、面々醉氣逸興也、

追聞、三条押地下
不渡云々、

廿一日、晴、放生會樂人訴訟事、久秋、重秋本領之訴訟也、普廣院彼等失面目之時被召放、賜三條當知行也、仍奉押神幸、樂所輩悉一揆及噉訴、就理訴管領遵行、返付樂人了、三条周章云々、行藏菴下部家事被申旨、道理之間以政所大光明寺非儀之由令申、彼家行藏へ可壞渡之由仰付、葉室中納言參、雖不思懸事、梅尾殿御筆屏風有沽却人、御名筆之間可被召留哉之由申、何様先可一覽之由令申、明日可入見參云々、不對面、山名參宮今日下向、物言無殊事之条珍重也、夜有樂、予、竹園、有俊朝臣、平調樂七、

廿二日、晴、屏風召寄一覽、源氏繪扇流也、梅尾殿御筆勿論、但以外古物也、仍不召留、抑山名大夫鞍馬參詣、家人等於市原野坂迎用意、下向相待

之處、市原野鄉民狩鹿、手負鹿走來、大夫家人欲留之、鄉民ハ一矢射付之間欲取、口論喧嘩出來、射合之間、大夫家人一之若黨、村田被射則切腹、其子同被射死、其外者共討死、當座死者五人、手負數十人云々、大夫手物大勢馳向、山名小弼爲大將、數百騎一家皆馳向、其外前管領、土岐赤松伊豆守、同幡磨守六角等合力、奉行等馳集、市原野在家燒拂、鄉民等合戰、言語道斷、猥雜、大夫ハ於鞍馬不知塞歸路、鞍馬人合力無爲ニ罷歸、大名大勢馳集、希代見物云々、併天魔所爲歟、不思儀也、追聞、被討者手負等若干云々、敵方不損、寄手多損云々、

廿三日、晴、有清朝臣御祈結願、御撫物進、重賢朝臣と碁打、予勝、所課御盃則獻之、有其興、有俊朝臣候、抑山名金吾參宮無爲之礼、太刀一遣之、重賢朝臣爲使、留守也、奏者ニ申置、竹園詠百首和哥禁裏御點被申被出之、月次御短尺被出、自今夜禁裏御修法、阿闍梨毗沙門堂僧正云々、暮程より世間物念、自管領相觸、軍勢共烏丸殿へ馳參、野心之牽人可推

參云々、實説不分明、仍用心男共參候、禁中ニハ當番不參、入夜按察參云々、無御用心之儀、夜半許猥雜燒亡云々、有俊朝臣告之、予平臥、起出之處禁裏云々、寢殿へ走出見之、己清涼殿炎上、仰天失心神、大事之本尊樂器等欲運出、御乳人走來申、惡黨三四十人許、清涼殿へ乱入、常御所へ入、御所様ハ未成御寢、親長、季春御前、晝御座御劔被召、議仗所へ逃御、大納言典侍取劔、璽逃出之處、凶徒奪取、無力被取て、女中右往左往へ逃出、御乳人も小袖はかれて逃出、御所様御行衛も不知之由泣々申、心神惘然失東西、有俊朝臣忿他所へ可有御出之由申之間、乘輿東門より逃出、宮御方女房之様ニて步行、若宮二条奉抱、御喝食兩所、南御方、女中走出、男共御共、持經朝臣宿所へ行、留守之御所ニも大勢馳參、警固、騷動凡無言計、而内侍所渡御之由申、弥仰天、刀自奉取出、三条青侍^{三井}奉昇出之由、刀自申、庭上奉居、恐之間、搆高御座奉居、予下庭上奉拜、兵部卿衣冠參、御行衛も不存知之由申、暗然之外無他、

此旅宿も怖畏之間、宮御方、若宮、^{二条御乳人奉付}定直宿所へ奉成、隆富、持經等朝臣、御共參密儀也、主上陽明へ臨幸云々、又無其儀之由申、實説不分明、内侍所御迎ニ奉行共參之由申、若惡黨爲取奉如此申歟、不審之間、無左右不可渡申之由數問答、自三条御迎ニ被參者、可奉渡之由令申、奉行三条ニ令申歟、公綱朝臣直垂參、奉行人御迎ニ可參之由被申、遲參之間、内へ入閑談、天明以後奉行數輩、警固二百余人^{帶甲}參、陽明へ可奉成之由申、其時御坐治定令安堵、則渡御、次將教季朝臣直垂、有俊朝臣同、公綱朝臣同、重賢朝臣同、源定仲束帶、供奉、非常之儀不及先例之沙汰者哉、廳面々歸參、中門ニ御座云々、玉躰安穩、賢所無爲渡御、乱中之大慶也、内裏殿々悉炎上、四足門東門二殘、^{餘炎、不移他所}樂器名物和歌以下雜抄、御具足雜物等悉灰燼云々、燒亡時分諸大名、侍所等一人も不馳參、公家人も不參、尤不審也、主上をば季春にかし奉る、高名忠節不堪感悅者也、天明以後予、女中、本所へ歸、留守ニ伊成、永親、僧侶等

濟々祖候、

廿四日、晴、至夜雨降、去夜事委細聞、凶徒清涼殿ニ乱入、先劔璽奪取、已劔璽ハ奉取ぬ、可付火之由下知、殿々放火、御所様議仗所へ御逃ありて、殿上之後へ出御、親長、季春太刀を抜て、凶徒を打拂てにかし奉る、御冠を脱て女房躰ニて、唐門より逃出御、々共季春一人候、親長ハ惡黨ニ押隔られて行方不見、裏辻宰相中將家へ入御、其より廣橋中納言家へ渡御、自彼密々御輿にて陽明へ臨幸云々、隱密之間公家人誰も^不參、賢所渡御之後露顯、女中も方々より參入云々、此式御乳人語、早旦南御方、女中、寶嚴院へ逃下、宮御方、若宮ハ定直宿所ニ御座、伏見へ可有渡御用意也、前攝政參來、對面、相應院入來、見參、住心院參、聊閑談、椎野參來、下河原殿初て光臨、餘取乱之間不入見參、御室御使大教院、妙法院諸門跡、公家人々大略參、皆不對面、依物^{式對面}忿不能記之、抑南方謀反大將号源尊秀、其外日野一位入道與力之惡黨數百人、山上へ登て

奉成臨幸之由披露、中堂ニ閉籠三千之衆徒を相語之由、山門使節注進、此外公家人、諸大名^{細川、山名}、同心、廻文ニ加判形云々、已天下大乱言語道斷之次第也、管領、山門使節ニ急速可誅罰之由加下知云々、公家より被成綸旨、朝敵可追討之由、山門へ被仰、綸旨云、

被綸言傳、今度凶徒濫吹事、前代未聞之処、如山門事書者、号源尊秀奉成臨幸之由相觸衆徒云々、造意已露顯、事儀絶常篇、遁逃黨類、惑亂乎、視聽流亡、殘民恣結、構乎、詐僞弥招、重科難遁、上刑誅乱賞治者、明時之臨御萬國也、順正捐邪者、當山之擁護一人也、莫敢與梟惡而同於狼戾、早竭衆議一味之忠節、可致凶黨三族之追討、然者比叡之稱益協、鳳詔延曆之号、須覃龍華之旨、宜遣仰三千大衆者、綸言如此、以此旨可令洩啓座主准后給、仍執啓如件、

九月廿四日

權右中弁俊秀

謹上 大納言法、印御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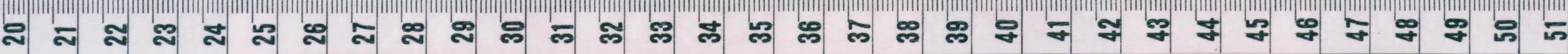


草万里小路大納言書之、上下周章仰天之外無他、日野一品禪門謀叛
意趣何事乎、息女權典侍禁中祓候、旁不思儀事也、此外公家人同心云
々、不及謂其名山名野心日來風聞之間存内也、細川も同心山名縁者之間
無不審、凡物言繁多、是へも去夜惡黨一手欲乱入、而失方角不參之由、
後ニ聞幸運之至併神明佛陀加護也、老後運命相殘、喜悅千万也、伏見
地下人召寄大勢參、警固奉公侍臣僧侶等悉參集、具足方々預遣、纏頭
周章中々無是非、

廿五日、雨降、裏辻宰相中將參、對面、世事閑談、太炊御門前内府參、見參、明
王院參、對面、若宮御加持申、四辻前中納言參、對面、是へ可有臨幸之由、
密々告示、非可故障申纏頭無極、仍伏見へ具足運遣、定直所御若宮城南へ入申、
二條御乳人奉付、宮御方ハ是へ可有御歸之由令申、晚還御、定直御贈
物御劔銘物進之、抑管領へ遣定直、禁裏炎上驚入、就其此御所怖畏同
前、宮御方御座之間、恐怖之由令申、番衆可被仰付之由申遣、返事、警固

事、念可仰付候、宮御方御座更不存知申、兩御方之御年齡など委細被
尋云々、晚伏見郷民百余人參、警固申、僧俗祓候用心而已、至夜九条前
關白參來、不入見參、人々雖參依物念不對面、亥剋管領警固百余人被
進、以定直尋名字、新藤筑後、天部土佐云々、今川家三門可警固之由申、
四足唐門可被警固也、東門ハ本所者共警固之由仰、管領より三門可
警固由被仰付之間、三門ニ可祓候之由固申、仍伏見者共、庭田へ遣、少
々御所中ニ置、其後飯尾加賀可給雜掌之由申、則掃部庭田青侍遣管領、被
申旨警固定可遲參歟、夜中御肝つふさるへき間、先可申案内之由奉
之間申入云々、每事怖畏之處安堵了、嚴密被仰付之条喜悅也、椎野歸
寺、月輪宰相入道參、對面、

廿六日、晴、以定直管領へ警固被進目出悅入之由令申、返事被申、抑山門
之凶徒、昨夕追落して或討死、或生捕之由、此曉注進早速誅罰、珍重無
極、仍内裏へ以重賢朝臣進御劔、烏丸殿へも進太刀、付三条如例、其後



内侍所躰渡御、武家警固許ニテ、公家無供奉歟、中門

山門重注進、南方人主と稱する人、法師僧躰之宮々、日野一品禪門以下凶徒討取其頭とも上洛、少々ハ没落云々、中堂も不焼、山徒致忠節之由申、早速落居、併神明加護且聖運之至喜悅無比類者也、人々參賀關白、前攝政、左府陽明、西園寺前内府、花山院万里小路大納言、廣橋中納言等參來、皆對面、早速落居珍重之由被申、相應院光臨、給御劔、聖護院三寶院、妙法院、住心院、花頂等參、各對面、其外人々、依物忝不對面、南御方、二條自伏見歸、万里小路大納言又參、只今可成臨幸之由申、自三条出車を進、女房之様ニテ密々可有渡御云々、補設破損見苦事可如何候哉、每事纏頭掃除等猥雜無言計、申剋臨幸出車、無供奉人、只武家人一色大勢帶甲冑警固申、万里小路大納言衣冠、冠祚候、御車輦中門、中門北妻御簾、南御方參寄御車引導申、公卿座妻戸より入御、寢殿を経て會所へ渡御、按察大納言、裏辻宰相中將、兵部卿、永基益長朝臣、親長、季春等參候、其後女中面々參、予宮御方、南御方西面候、廳不參、至夜予可構見

ニ御座、後聞、職事兩三人供奉云々、頭弁明豊朝臣臨幸日出之由申、進御劔、

參之由申入、御裝束悉燒失、御白衣之間、御斟酌之由被仰下、重不能申入、宮御方ハ御見參、半尻初度之御對面祝着也、南御方御盃殊更申沙汰、常御所渡御、有三獻、傳奏以下近習侍臣、會所ニ候、予今夜ハ南御方ニ候、内裏女中ハ對屋東妻ニ候、抑晝程ニ日野一品禪門、子息右大弁宰相資親卿於路頭被召捕、家人侍共同擲取、猥雜也、管領仰付云々、逆臣忽蒙天罰之条、不義之因果顯然也、資親卿子息照光小冠も被召捕云々、但不分明、

廿七日、晴、天明之間、予宮、南御方西對屋妻ニ移住、狹少如入膝、凡禁中同宿不可有先例歟、然而非常之儀、無力次第也、管領爲警固申、一所ニ御座可然之由申沙汰之上者、不及異儀事也、老後細々可拜龍顏之間、乱中之大慶也、三条人々雖參、依無座敷不對面、住心院參、狹少之所ニ對面、親昵別儀也、慈雲院携小樽參、見參聊有盃酌、椎野雖入來、御所中無骨之間、庭田へ來捶等被進、廳歸寺、岡殿御菴參、日野家人其外朝敵共、

於所々召捕、或籠舎、或則誅云々、世之物言夜々物念無言計、

廿八日、晴、資親卿於六条河原被勿首、其外召人五十余人被斬、南方於山門召捕者、

日野侍至夜寶劔渡御、眞之寶劔無子細、錦袋ニ被入を、と清水法師奉之、等也、

御堂中ニ捨置云々、狀を書そへて弃、其狀云、

大内の三種神器ニて候返し申され候へかし、わろくせられ候て、

罰あたられ候ましく候、

狀如此、誰人所爲哉、不思儀事也、清水法師雖可被究明、先執進被感仰可有勸賞之由被仰云々、何様ニも出來天下大慶也、神璽未出來、被尋求云々、定可出來歟、聖運顯然之上者有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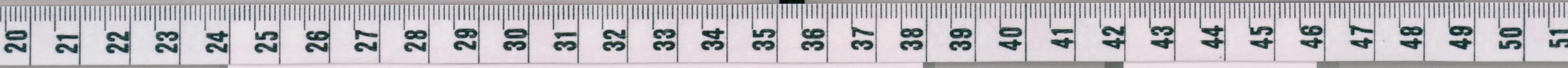
廿九日、晴、寶劔出來珍重之由、關白以下參賀、此方へも三条以下賀申、三

寶院以使者被申、内裏御本尊自普光院預申、醍醐ニ預置、召寄て可返

上歟之由被申、只如元可被預申之由返答了、抑去廿三日伊勢神馬逐

電、或説、山中を馳行云々、翌日廿四歸來、以外窮屈之躰也、汗をかき、白泡をはく、此由注進、

炎上之間神明入洛被擁護申之条顯然也、玉躰安穩眞實加護之至也、關白被進一獻云々、内裏女中、臺所を室礼爲局、對妻ニ可被候由雖令申、猶移住一向ニ對屋をあけられて、此方へ被進、夜大典侍、宰相典侍參て被申礼、對面、今夜九月盡也、不能詠吟、只物念而已、



昭和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印刷
昭和七年十二月廿五日發行

宮内省圖書寮

京都府新町通竹屋町南入
印刷所 便利堂印刷所
京都府新町通竹屋町南入
印刷者 中村竹四郎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看聞日記：乾坤』 請求記号 貴箱-14

ガラス使用